

书名：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署名：石志群/编著

书号：ISBN 7 - 5034 - 1072 - 3/K · 365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本：2006 年 1 月第 1 版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230288 号

目 录

一、在民主革命大潮中成长.....	1
二、中国第一代女兵中的一员	6
三、在革命熔炉中冶炼	11
四、南昌起义的硝烟没有散尽	17
五、广州起义中的肃反队员	23
六、接受聂荣臻的爱情	34
七、特殊家庭	43
八、逃脱魔掌	55
九、女扮男装的勤务兵	65
十、从延安到晋察冀	77
十一、伟大的女性	89

一、在民主革命大潮中成长

1925年6月，上海“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吹遍全国数百个城市，也吹到了河南省信阳。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抵制日货！”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坚决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

人们挥舞着五颜六色的长方形三角形小纸旗，上面写着各种标语，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愤，行进在信阳的主要街道上。其中信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特别引人注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礼教的影响仍很深，“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件新鲜事，现在居然喊着嘹亮的口号，步伐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气势不亚于别的游行队伍，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在“女师”的游行队伍中。有位中等个头，身材苗条，面目清秀，刘海齐眉，短发齐耳，身穿蓝布旗袍的女生。在队伍中跑前跑后，时而带头高呼口号，时而叫大家快跑跟上，忙个不停，她就是十年后被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为“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年方16岁的张瑞华。

别看张瑞华年纪不大，可她是“女师”游行队伍的组织和领导人之一。在“五卅”运动的民主革命大潮中，她正在奋勇搏击，经受锻炼，茁壮成长。

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张瑞华 1909 年 2 月 11 日出生于鸡公山西麓潭家河附近的张家湾村。张家湾当时有 10 多户人家，在紧靠山区的地方，这已经算是个较大的村子了。张瑞华出生时家境尚好，在当地称得上是书香门第。她排行老大，以后父母接连生了 6 个弟妹，负担日重，到她 10 岁那年，父亲已经将 16 亩地陆续卖掉了 12 亩，人多地少，度日维艰。

张瑞华秉性倔强。她看到别的孩子在上学，尽管都是男孩，没有女孩，但她也吵着要上学。父亲说，现在连过日子还很困难，哪有钱供你上学啊。

“那没关系，放学后我可以带领弟妹们上鸡公山砍荆条和竹子，回来编筐子卖挣钱。”张瑞华执拗地对父亲说。父亲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张瑞华在学校刻苦攻读，在班上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回到家里，她除了帮助干家务活，还经常辅导弟妹们学习。这些使父母感到宽慰。

随着家境的破落，生活越来越困难。张瑞华自 10 岁那年起，果然带着两个年岁大的弟妹上了离家 20 公里的鸡公山，砍回一大捆竹子和荆条，在大人指点下，编织成篮子箩筐拿到集市上去卖。开始编得不怎么好，买的人少，随着技术的熟练，编的箩筐、篮子质量好了，买的人也多了。这为张家艰难的生活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全家有劳动力的人几乎都去鸡公山，回到家里就不停地编织箩筐、篮子，白天编，晚上也编，点不起油灯，就借着月光编。避暑胜地鸡公山的雄伟挺拔，美丽的风光和清新的空气，陶冶着张瑞华的性格。鸡公山上的荆条、竹子，尤其是荆条，柔软光滑，韧性好，编织起来得心应手。于是全家人称它为“黄金树”。张瑞华、张琪华到了晚年，回忆往事时，仍然满怀深情、异

口同声地称赞“黄金树”。

张瑞华的祖母特别疼爱她，经常唠叨说：“作孽啊，小小的年纪，遭这样的罪！”责备张瑞华的父亲不长进，无能，使孩子吃这样大的苦。可张瑞华却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成长。

岁月匆匆，不几年张瑞华小学毕业了。她在人生的旅途上，又遇到了转折关头。

小学学到的知识，为张瑞华展示了一个令她欣喜的新的天地，因此她强烈渴望能继续上学，在吮吸知识的乳浆中成长。家境的破落，也促使她想出去奋斗一番，以冲破农村落后的环境和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到外部世界去体验一下新的生活。

一天，张瑞华终于壮着胆子，对父母亲说：“我想到信阳去上中学。”理由是只有读书，大了可以干一番事业，对家里也有好处。潭家河只有小学，要上中学就只有到信阳去。

妈妈听了长吁短叹。父亲则一下子急了：“供你上完小学已经不容易，村上有几个女孩子是小学毕业的？你是家里的老大，我们还指望你帮助家里干活挣钱养家呢。再说，到信阳有六七十里地，这么远，总不能天天来回走读吧，得住校学习，连同学费是笔很大的开支，家里这么困难，你是知道的，钱从哪里来！”

“钱，我自己想办法在外面挣，可以勤工俭学嘛，你们只要给我刚去时的费用就行了。”张瑞华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双方争持不下时，又是祖母帮了她的忙。

祖母说，“我有个侄儿叫高警予，在信阳什么学校工

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作，你应该叫他表叔父，正好假期回家了，你去找他，请他帮帮忙。”祖母这么说，张瑞华的爸爸、妈妈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于是，张瑞华去找了高警予。高是共产党员，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他见张瑞华人小有志气，要求进步，性格开朗，就满口答应。

几天后，1924年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天，张瑞华告别了父母和家人，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令她为之倾注深情的鸡公山，跟着高警予同志北上到了信阳，经考试合格，进了信阳女子师范学校。信阳当时只有县没有市，城市不大，但地处京汉线上，比较繁华。女子师范学校集中了众多追求民主进步的新女性。张瑞华真正跨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一切是那么新鲜，经济上得到高警予的支持，她极为高兴。与人交往，她热情洋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她废寝忘食。

高警予对张瑞华极为关心，不久，介绍她与同在女师工作的共产党员饶辉南认识。高和饶对张瑞华重点培养，逐步介绍她看《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读了这些书，使张瑞华大开眼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中国的劳工运动，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剖析中国社会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种种文章，令她目不暇接，读起来特别有兴趣。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她的头脑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阵地。

有一天，高警予、饶辉南对张瑞华说，光你自己看这些书还不够，应当组织要好的朋友一起读，互相探讨，求得加深理解。于是，她将这些进步书刊介绍给平时最要好的朋友危拱之、杨染香等同学阅看。

日子长了，在高警予、饶辉南的启发诱导下，张瑞华、危拱之、杨染香等酝酿，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联系更多的同学阅读进步书刊。

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她们来到信阳郊外的野地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成立组织的问题。议论最多的是用什么名称。有的主张用“妇女解放会”、“女子救国会”，有的说用“女青年读书会”、“女权觉悟社”等等，不一而足，意见难以统一。张瑞华主张叫“耀芒社”。她说：“让我们这个小组，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也照耀更多的人跟我们一道前进。这个名称又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不大会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大家认为这个注意好，于是统一了思想。

她们向高警予、饶辉南汇报后，高、饶也觉得这个名字好。这样，信阳女师中共的外围组织——“耀芒社”正式成立了。随之“耀芒社”积极开展工作，参加的同学日益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1925年5月中旬，上海日本人开的棉纱七厂，日方资本家枪杀了领导工人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5月30日，为抗议日本人杀害顾正红，许多工人、学生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向密集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工人、学生13人，伤者不计其数。中共中央随即通知各地党的组织，领导当地的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罢工、罢市、示威游行等活动，以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在斗争中提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觉悟。

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高警予、饶辉南找“耀芒社”的骨干开会，说明了“五卅”运动的真象，要张瑞华等立

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即分头讲解宣传，发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接受任务后，张瑞华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种爱国主义激情驱使她与“耀芒社”的其他同志一起，几天里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她们又是写标语，又是找同学谈话，又是开会演讲，组织示威游行的有关事项，研究可能碰到的种种镇压或阻挠措施的对策方案等等，忙得不可开交。

还好，迫于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校方强加阻拦，信阳地方反动当局也未敢采取镇压行动。学生们的爱国之举取得圆满的结果。张瑞华与其他同学一样，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斗争的信心更强了。

在“五卅”民主革命运动中，张瑞华经受了第一次政治斗争的洗礼后，更加茁壮地成长了。

二、中国第一代女兵中的一员

1926年10月下旬，一列由北京（北京之称从1928年至1949年）开往武汉的列车，经停信阳后，继续向南方驶去。老式的蒸汽动力火车头，发出呜呜的长鸣，喘着粗气，拖着长长的列车向前奔驰。它的速度逐渐加快，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一往无前。

在那趟列车的众多旅客中，有三女二男在热烈地交谈着。他们就是饶辉南、金正宏（也是共产党员）、张瑞华、危拱之和杨染香。“五卅”运动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逐步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其间虽有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变、“整理党务

案”等曲折的反共历程，但到1926年5月，国共两党终于决定发动北伐战争，以打倒封建军阀统治的北洋政府。北伐军是正义之师，所向披靡，到10月10日，完全攻克了武汉三镇。广州革命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了新的革命中心，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圣地。不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到河南招生，组织上决定推荐张瑞华等去报考军校。饶辉南正是带领张瑞华等去投奔革命圣地的。这是他们热烈交谈的中心话题。

不知不觉中，列车来到了鸡公山脚下，张瑞华身不由己地暂时中止了交谈，走到车窗前，深情地向南眺望鸡公山。避暑胜地鸡公山仍是一片葱茏，“黄金树”、翠竹在微风中摇曳，山花烂漫，草青树绿。此时，她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老泪纵横送她上路的祖母，想起了庭前月下与她一起嬉戏、学习、编箩筐的弟妹。

她最想念的还是表叔父高警予。“五卅”运动后不久，高警予奉党组织之命调到东北地区工作。张瑞华回忆说：“我之所以能到信阳上学，多亏了表叔父高警予的帮助。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政治上的带路人，以后去了东北，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十分怀念他。”

这次告别鸡公山，张瑞华就再也没有回过信阳老家。

张瑞华一行到了武汉，饶辉南、金正宏先把她们介绍到武昌“妇女协会”住。“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庄友仪，对她们很热情，照顾周到，组织她们一面学习马列主义，一面复习原有文化知识，等待报考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后来报考军校的女生越来越多，“妇女协会”那里住不下了，她们只得搬到河南同乡会馆住，与饶辉南、金正宏住到

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了一起。

武汉比信阳要大得多，革命的气氛也比信阳要强烈得多，共产党员都以公开的身份进行活动。这是一个更新的天地，张瑞华的心情极为振奋，产生了希望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到了武汉，张瑞华才知道饶辉、金正宏都是共产党员。一天，她向饶辉南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饶辉南同志，我想参加共产党，和你们一样，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张瑞华激动得涨红了脸庞。

“可你还不够年龄啊？”

“我已经18岁了，怎么不够！”

“那是虚岁。”

“再过两个来月，我就到实足的18岁了。”

饶辉南见张瑞华的入党要求很恳切，很坚决，结合她在“女师”的表现，和前不久党组织关于注意在妇女中多发展党员的指示，满心喜欢，就说：“我同金正宏同志商量一下再定。”

过了几天，饶辉南、金正宏一起与张瑞华谈话。他们对她说道：“我们商量过了，同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也是河南省党组织介绍来报考军校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湖北省委军委。你入党的要求省委军委已经同意，你就准备填表吧。”

第二天，饶、金把张瑞华领到武昌中和里省军委所在地。她从军委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入党志愿书，心情无比激动，想把字尽量写得工整些。但紧张激动，反而使她的手几乎不听使唤，不过终于把表填好，交给了饶辉南。

不几天，饶辉南通知她：“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这就去军委进行入党宣誓。”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在鲜红的党旗面前，张瑞华左手举起，紧握着拳头，由介绍人饶辉南、金正宏陪同，进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也是在这一天，她第一次见到了聂荣臻。

“他很忙，我们只匆匆地见了一面。军委机关人来人往，他只是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同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说不上有什么印象。”张瑞华回忆说。

聂荣臻当时确实很忙。他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军委特派员，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一个多月前，他随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的先头部队攻进武昌城，当即把中和里一条巷子全号了下来，又找到了被困在武昌城里的湖北省军委的同志，来到中和里办公，由他任省军委书记。任务是了解北伐军备平的情况，及时向广东区委军委汇报；党有什么重要指示，又由他组织省军委的同志传达到北伐军中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北伐军各派遣中共党员干部，以后派遣工作扩大到了士兵。张瑞华入党宣誓那天，恰逢广州革命政府在向武汉搬迁的过程中，聂荣臻特别忙，对一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也只能是招呼一下而已。

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是个传统名称，简称“武汉军校”，原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以后奉令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1926年10月进行筹备，12月份报考学生进行入学预考。预考内容有三民主义、语文、历史、自然、地理等。以后又进行了复考。经两次考试，才从5000多名考生中，录取了986名男生和195名女生。

张瑞华、危拱之、杨染香都通过了两轮考试被录取。从

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被录取那天起，张瑞华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代女兵的成员之一。武汉军校的筹备时间比较长，达一百多天，直到1927年2月中旬才正式开学。但在复试合格后，张瑞华等就到军校报到了，住在“两湖书院”。从此，她与饶辉南、金正宏分开了。

初到武汉军校期间，遵照党的指示，张瑞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多次参加了武汉当地的群众运动，经受锻炼和考验，其中以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斗争，对她的教育最深。

以后张瑞华又多次参加了武汉市人民群众的集会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明确提出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响亮口号。国民政府也站在群众一边，对英国政府进行严正交涉。慑于多方面的强大压力，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压力，驻汉口英军未敢再轻举妄动。到1月下旬，英国政府终于以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对汉案处置失当”的名义，招调回国。到2月19日，中英双方在汉口签署协定，宣布自3月1日起，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从而使这次反英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张瑞华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受到很大鼓舞。她作为中国第一代女兵中的一员，一开始就接受反帝斗争的洗礼，在斗争中起步，以后又迈着矫健的步伐，去迎接更激烈、复杂、尖锐的斗争！

三、在革命熔炉中冶炼

黄海之滨，结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建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像江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敌人彻底消灭干净！

这首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演变而来的华东军政大学的校歌，曾使笔者当年激动不已。当时我们习惯地称呼军政大学为革命的熔炉。在这所大熔炉里，青年们在革命的烈火中熏陶冶炼，学习成长，尽量去掉自己身上与革命者不相容的各种杂质，成长为有用之材。

张瑞华进入武汉军校学习，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只是她比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要早，比红军大学的学员还要早，可以说是进入中国现代革命最早的熔炉中冶炼的成员之一。

武汉军政学校正式开学的日期是1927年2月12日。当时名义上的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为代校长。学校由国共两党合办，但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分子。

开学那天，学员们都集合到校本部所在地“武昌大学”的操场上。张瑞华这天与近两百名女生一起，步行来到武昌大学。她们与九百多名男生新生，称为“入伍生总队”，在会场显著的位置站队。

开学典礼开始，邓代校长训话。他说：“我们中国现已弄到不堪的地位，是必要革命的！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解除人民痛苦。国民革命，是为解除人民痛苦而战……同志们武装起来，鲜明旗帜，向我们的敌人冲锋肉搏，流血牺牲！”

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当时既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共产党员的吴玉章在训话中更明确提出：“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各位同志一定要明白，革命是社会进化突变时期的剧烈运动，用以打倒压迫阶级，为大多数受压迫同胞们谋幸福……认清革命理论，向前进，把社会特权阶级打倒，才不愧为革命的武装同志！”

这些话，激励着张瑞华的心灵，全身的热血在涌动。她决心牢牢铭记，克服任何困难，在军校努力学习，将来好为革命效力。入伍生总队男女队虽然同住在“两湖书院”，但隔成两个院子，各走各的门，互不相通。男女生相见，互致军人的敬礼，以示尊重。女生队的队长叫郑奠邦，是个男的，三个指导员都是女的，叫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女生队下设几个区队。张瑞华所在区队的区队长叫杨伯珩，还有一位姓王的女区队长，他们也是共产党员。区队下面又有三个班，每班 10 人左右。张瑞华是其中一个班的班长。

军校的生活极为紧张。每天一早听到哨音，大家赶快起床，5 分钟内必须穿好衣服，打好绑腿，整理完内务，叠好被子，到操场集合，迟到了就要被点名批评。集合以后就是整队、跑步、出操，练立正、稍息、向左、向右、向后转、正步走、齐步走等队列训练，有时是体育锻炼，完全按士兵一样严格要求。上下午都上课。政治课内容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是操练，有时也讲些战术理论。每天三顿饭，也规定每顿只给 5 分钟的时间，在 5 分钟内不吃完就只有饿肚子，饭里沙子也多，往往来不及吐。张瑞华回忆这段极为紧张的军校生活时说：“5 分钟一到，无论吃饱没吃饱，我这个班长就要喊起立，整队。无论

谁动作不快，吃得不快，就免不了要挨饿……操练很多、很累，操练完上楼，许多人常常提不起步了。有的女同学累得哭鼻子，我没有哭过，反而感到这种紧张生活很痛快。”

张瑞华是班长，又是共产党员，领导上要求她处处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因此比一般同学事情更多，更紧张。集合、上课，她要整队、报告人数，出操要喊口令。班长还要轮流值勤，检查内务，纠正军容风纪，记值勤日记等。她从不叫苦叫累，总是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

张瑞华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班长，因此任务很重，事情很多。党内积极分子会议要参加，政治和形势方面的大报告都要去听，而且这方面的报告很多，校外的宣传活动也得经常去参加。那时年轻胆子很大，叫我登上大讲台讲演也不怕。在这些活动中，自己边学边干，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一个 18 岁的女孩子，能经受得住革命大熔炉中如此严格的冶炼，实属不易！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推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又大浪淘沙，使某些伪装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真实面目被冲刷了出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后者的例子。1927 年 4 月 12 日，他在上海突然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之，全国许多地方的反动当局和反动分子，也开始了针对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反革命大屠杀。汪精卫在此之前已经秘密与蒋介石勾结，伺机反共。上海一动手，武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以北伐战争胜利为标志的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被葬送了！

张瑞华（聂荣臻夫人）传

武汉军校的各级领导大多是共产党人，学生多数也是共产党员或革命积极分子。为了避免像军阀钱大钧在广州突然包围黄埔军校，捕杀大批共产党人的命运，武汉军校领导就经常把学生拉出去演习。

4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天气已经很热。拉练演习，经常个个汗流浹背，口干舌燥，有的人甚至中暑突然晕倒。每逢这种时候，张瑞华就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说：

“里面还有水，你喝吧，解解渴，坚持下去！”

“不，留着你自己喝吧，看，你也是汗流满面呢？”

对方知道张瑞华也非常需要这些水。

“我体质好，可以坚持下来，还是你喝吧。”

对方接过水的时候，总是报以十分感激的目光。出发时轮到张瑞华值勤，还得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头。有的同学见她年纪小，个子小，怕累垮了，就好心地说：

“你扛不动，我替你扛吧。”

“这是我的职责，怎么能叫你代劳。”张瑞华说完，就有意把大旗举得高高的，抖擞精神，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5月中旬，发生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由沙市出发，东进偷袭武汉的事件。当时北伐战争第二阶段作战已经开始，大批北伐军北上讨伐北方军阀部队，武汉兵力空虚。夏斗寅很狡猾，行动诡秘，他的部队于17日凌晨开到了武昌以南约20公里的纸坊镇，突然发起进攻。武汉国民政府这才得到消息，手足无措。一时武汉谣言四起，人心惶恐。

事态紧急，在关键时刻，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等挺身而出，立即组织应变措施。他们要在北伐中为国民革命军

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素以作战英勇闻名的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将军，担任平叛总指挥，率领二十四师的两个团，加上武汉军校的学员、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部分工人纠察队员等组成的中央独立师，紧急出发，南下迎敌。

张瑞华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要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厮杀了，这在她是第一次，心情无比激动。

“区队长，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她瞪大了眼睛紧盯着杨伯珩。“上级指示，女生队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战场救护。”区队长回答。

“我们希望直接与敌人拚杀！”

“军人要服从命令，大家都去打仗，战场救护谁做？没有战场救护，大批伤员就有可能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张瑞华还想争取与敌人直接作战，正在申述理由。

杨伯珩打断了她的话，厉声说：“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你立即率领全班去队部领担架，两人一副，带上足够的纱布、绷带、消毒用具和药品，到操场集合。”

这是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张瑞华立即照办了。

中央独立师的先头部队开到纸坊镇，已是17日傍晚，随即与夏斗寅的部队接上了火。

枪炮齐鸣，弹火纷飞，硝烟弥漫！

不久夜幕降临，战斗更趋激烈，枪炮声更加密集。

张瑞华率领她的全班人，摸黑来到前沿。这里没有战壕，没有沙包，因为双方是在行进中投入战斗的。她们只能摸黑前进，遇到了伤兵，再仔细辨认，确认是自己人，立即救护；是敌人，就补他一枪。